目录

蝶舞
搬来搬去
劫难
景德镇的女孩
心理气候
和艳遇无关
栖居
苍茫时刻
没有结果

降临在清晨的恐惧
声与色的宿命吸引
我的表白
物质生活
拒绝叙述的广州经验
那个邻家女孩叫长沙
身体制造的陷阱
当故事引退之后
无能的泪水
左边是过去,右边是未来
一道忧郁的影子
后现代性的神经错乱
危险分子
骨中骨,肉中肉
碎影里的女朋友
女人,房间和写作
幸福和死亡的悖论
镜像之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编 者 的 话

她们是时尚、精灵、开放、善感又丝毫不乏理性的女性，她们是栖居在大都市中酷爱着物质生活，又沉迷于生产精神产品的女性，她们是能将‘百炼钢’化成‘绕指柔’的温情的女性，她们是带点女性主义却毫不拒斥男人的女性，她们是本套丛书的作者。

基于她们女性自身的细腻、缜密的情感体验优势及在理论上精深的学养而造就的男性的理性化思维，她们写两性，写两性世界，写都市人精神世界及其生存现状，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就诞生了这套都市新概念、新原则、新问题、新叙事小说。

物质的丰裕，观念的变革，自我的淘洗、外部世界的熏染加之情感的寡淡与饥渴，进入新世纪的都市人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婚恋观念和性爱观念已悄然发生变化，本套丛书力图从这些复杂细微的变更中向读者揭示一部分都市人尤其女人的惶惑与彻悟、放纵与内敛、虚弱与坚韧、阴柔与独立、狡黠与执迷、叛逆与回归的内心世界……

最重要的仍然是爱

（代序）

大千世界，悲喜交加，人莫不为情所惑，为欲所迷，生生死死，演绎不落的人世剧目。人表面看彼此攻讦，牙尖齿利，浑身芝刺；但在内心深处，总是脆弱得很。渴望着爱人与被爱；只可惜，却总是阴差阳错。《乱世佳人》中的郝思佳与白瑞德，他们都是极爱，那强烈的个性与强烈的爱纠缠一起，但他们却以彼此伤害的方式，将对方戳得伤痕累累的方式表达着一些言不由衷的错误信息。他们最终无法忍受，一对鸳梦佳人，终是劳燕分飞。这里面，似乎郝思佳的责任更大些。她明白他对她爱，却用各种办法折磨他，以逼出想像中的爱是什么样子。没有什么模式，只有女人用你的心去了解和接纳既有的，创造和发展未到的。

女人你无论怎样说你想透了，但接下来你要做的仍然是爱而不是恨。爱，是人来到这世上的天职，尤其女人，爱，是上帝交到你手里的重要使命。你惟有爱，才会摆脱庸俗的摆布与偏仄的奴役。

虚构不等于撒谎，虚构的目的只朝向内心，没有具体的目的，是人内心的倾向。虚构能够给我形而上的愉悦，另一种天真，比梦想更原始，也更深刻，此时，那个虚构之外的世界却是那样的飘渺，那样的不真实。

蝶　舞

最近，我被很多小麻烦所困扰，比如我的诺基亚手机，显示屏居然出现乱码，我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我气愤地拍打，也不管用，还是拍打，想把这个糊涂的家伙从昏迷中拍醒，好了，乱码没有了，可又被莫名其妙的三根线条所取代。于是，我像祥林嫂一样地，见着人就诉苦，表达我对诺基亚的深仇大恨。这种仇恨发展到了非常险恶和极端的程度。有次，我居然飞快地从朋友手中夺下他的诺基亚，重重地摔在桌上，幸好不是地上，朋友吓呆了，从此他再也没在我面前打过手机。因为他和我用同样的机型，我把他当成了知音，我想只有他能理解我，每次诉苦，他都保持着沉默，没有应和我的声讨，最后他对我说，我的诺基亚对我挺好的……我更加绝望了。

好，我不谈手机了，你上网吗，肯定上了，“我想上谁就上谁，今晚是这个，明晚是那个”，这是香港台的广告语，别误会，香港人民没有开放到那个程度。我想说的烦恼是，我的密码被人修改了，我想上也上不成。他们告诉我，去电信局，带上身份证，填一张单，交缴块钱，再修改一次密码，就 [illegible]了。这么麻烦，我害怕见电信局的人，上次我去缴电话费，一分钟可以搞掂的事情，居然花了我 [illegible]分钟的时间。这 [illegible]分钟以内，收费的小姐上厕所两次，和旁边的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同事眉来眼去三次,别发卡四次,喝水两次,找打印机的墨盒一次,总共 5次和收费无关的行动,严重打击我的耐心,我想在第 6分钟来临的时刻,还没办好这件事,我会用最刺耳的声音吼叫,然后让自己完全疯掉。

缴费事件没有让我发疯,我却被家里的那只带翅膀的蟑螂折磨得死去活来。深夜,我一坐在电脑前,蟑螂就在我的房间振翅飞翔,它的视力跟我一样的糟糕,于是这个蠢笨的家伙总是撞在墙上,扑扑扑地,发出这种令人厌恶的声音。我拿了一本《人民文学》做武器,凡是带‘人民”二字的东西,都让我想起革命的力量,人民公社,人民政府,人民日报,他们可以给我消灭害虫的力量,人民保佑我,杀死这个干扰我写作的家伙。第一回合下来,我的镜框碎了,蟑螂依然健在,并狡猾地调整了它的飞行速度,时快时慢,扑打的难度顿时加大;第二回合,我的膝盖重重地撞在铁枝茶几上,一回头,蟑螂正在电脑的屏幕上方,同情地望着我,并且得意地摆动着长长的触须;第三回合,蟑螂没被打死,我的咖啡杯却被打翻,杯里的咖啡渗透到人民文学的第 5页,5页上的诗人写到,“我脸上爬满了蚂蚁”,不,我找来了笔,把蚂蚁改成了蟑螂。我继续追赶那只蟑螂,终于被我顺手操起的一只拖鞋击重,记得我还残忍地踏上一只脚,想把它踏成齑粉,一抬头,手里那只立功的拖鞋变成了诺基亚手机……

我是打了一个盹,我从愤怒中惊醒。

你害怕清晨吗

清晨是如此的安静,安静得像一次葬礼,我僵硬地躺在床上,一个人的葬礼,昨天已经死去,时间的哀歌正缓缓升起。我已被那

只蟑螂弄得心力交瘁，越想越沮丧，沮丧的时候，就想，这样死掉好了，在清晨新鲜的阳光里。

我在电话里问敏儿，你害怕清晨吗？她说，你是什么意思，我又问，在清晨你做些什么，梳洗打扮呀，喝一杯新鲜牛奶，吃一块三文治，如果来得及，再和丈夫做一次爱。你喜欢在清晨做爱吗？这回是她问我。我没有丈夫，我有点答非所问，那只蟑螂，让我感到恐怖，我要去买黑旋风灭害灵。敏儿说，你是太清闲了，清闲病，我正在描眉呢，该死的眉笔，断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名牌，[illegible]什么都搀假，好，不和你说了，我们迟到一分钟扣 缘[illegible]块钱，该死的外企，没有一点人性，啪，电话挂了。没有人来分享我的清闲，我的无聊，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和一只蟑螂的较量，不知道此刻，我的对手躲在哪个角落，它正和我同室而居，蟑螂是夜间动物，此刻它也许正在做梦，梦里有我吗？其实，我和蟑螂一样喜欢夜晚，咄咄咄，是键盘的声音，自我的指间流出，就像一只勤劳的小鼹鼠，在挖掘黑夜的洞穴。小鼹鼠还有一个委琐的爱好，她有一架高倍的军事望远镜，朋友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不在电脑面前的时候，她一定在阳台上，举着望远镜，观察对面楼房的每一扇门和窗。当然，大多数时候，大多数门窗都和黑夜一样漆黑。那残留在漆黑一片中的惟一的亮光，让她无比兴奋，调焦对准目标，一对年轻男女，可惜他们只是坐在沙发上，还在看电视，可惜他们一直坐在沙发上，靠着，一动不动，可惜他们一定是结婚 缘[illegible]年以上的夫妻，已经不怎么热爱运动了。可惜眼睛开始发酸，我是沙眼，一发酸就流泪。我一般很少流泪，受到打击也不流泪，我的泪水经常在不注意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流淌，这有点滑稽。幸亏这个时候，那对夫妻善解人意地拉上窗帘，关了灯，没有遗憾，我的眼睛继续酸痛，此刻，对面一楼，最后一家士多店也哗哗地拉上了卷帘门，全都安静下来，世界就是我

的啦。不知不觉,窗外的黑夜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的阳台外面,是小区的喷泉,天一亮,就哗哗地响,这些人造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水管破裂,水白白地流,毫无意义地流淌。我再也无法入睡,几个小时前,我才躺下,我的睡眠越来越少,头发越掉越多,烟越抽越猛,失眠和蟑螂联合起来折磨我。我吞了很多药丸,镇静剂还是不管用,睁着眼睛的死亡,我是很安静,睡眠成了一种顽固的意念,一种单纯的精神活动,我和时间僵持着,清晨正在一旁冷眼旁观。

天更亮了,我起身关好阳台的门窗,拉上厚重的窗帘,开了空调,冷空气慢慢地弥漫,我的脑袋依然昏昏沉沉,我重新回到床上,像一只冬眠的虫子,蜷缩在薄薄的空调被里。喷泉不再响动。

和我躺在一起的是一条胖乎乎的热带鱼,绒布做的,亮丽的蓝和黄,两种可爱的颜色,此刻是我惟一的柔软的依靠。我把热带鱼紧紧地搂在怀里,我发现它的嘴唇非常的性感,圆圆的两瓣,翘起来,求吻之唇。这软绵绵的依靠,就像母亲搂着婴儿,情人搂着情人,绒布鱼在清晨,带给我无数的幻想,我已经忘记了我和蟑螂之间的龌龊,忘记它就等于打败了它。外面的阳光,一定在恣意地绽放,一个悠闲的女人,她如此年轻,可她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床。此刻,她正躺在床上,谋杀光阴,和一只绒布鱼缠绵,在封闭的房间里,难以成眠。这样的画面,十分的单调,十分的无聊,我必须为我的无聊寻找一种深刻的借口。我依然搂着大胖鱼,爬起来,靠在床头上,翻一本杂志,《视觉 圆觉》,我喜欢这个名字,这一期的主题正好是睡眠。照片上的流浪汉,他们睡姿万千地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阳光下,雨后初晴的下午,黄昏,一个在法国的塞纳河边,一个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一个在北京紫禁城的红墙下,就是没有床,床成了睡眠惟一的敌人。别出声,他们睡在了世

界的喧嚣之外，一种温和的被睡眠所保护的动物，嘴唇裸露着，有些干裂，半开半合的样子，身体各部分的连接隐而不现。孤独的睡眠，可以占有整个世界，还有特写的脸庞，看不清轮廓，被睡眠所覆盖，睡眠之下的生动，无辜而纯净。镜头，还有我的眼睛，此刻，都成了一种粗暴的侵犯。睡眠，我所渴求的最底限度的幸福，在纸上，我开始嫉妒他们了，那些寂静的身体，突然，我打了个寒战，冷气太猛，我又缩回被子里。

我的脑袋清醒了许多，它正在飞速运转，我企图像理解爱一样，去理解清晨降临的恐惧。无所事事，热带鱼正无辜地望着我，热带鱼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他说这只由绒布缝制的东西，是他的替代，他无法陪伴我，而它却能够。我说，其实我不需要陪伴，我就是我自己的陪伴，从小就这样，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把我托付给外婆，他们很忙，忙得连一个孩子都无法照看。我听到外婆拉门环的声音，啪嗒，铁锁扣上了，接着是咚咚咚，外婆下楼的声音，她的脚步很重，老式的木板楼有点摇晃，外婆出去打麻将。我已经习惯了，开始外婆说出去倒垃圾，很快回来，可是很久，她也不回来，我就用被子把头捂起来，这样可以克服恐惧。我把左耳紧紧贴在枕头上，听自己的心跳，一、二、三，数到一百下，我就睡着了。恍惚中，又是咚咚咚，接着啪嗒一声，外婆回来了，一种意外的惊喜。有一阵，为了获得这样的惊喜，我心里还暗暗希望外婆晚上出去，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惊喜，一个孩子惟一的秘密的快乐。不数心跳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蹦到一张柜子上，那是我的舞台，我把床上的枕巾用别针固定在小胳膊上，形成一个长长的袖筒，就像戏台的小姐那样，舞动水袖，我从川戏里学的。外婆常带我去听川戏，惟一吸引我的就是那两片长长的，柔软的，洁白的袖子，多美呀，我很得意，在柜子上舞啊舞啊，没有谁来干涉我，我可以很美丽，很悲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很高兴,很忧愁,很羞涩,长长的袖子都会表达这些。记得我还把两张小手绢揉成团,垫在胸前,证明我长大了,从小我就羡慕成人世界,我很焦急,我长得太慢了,长大了就自由了,没有谁来管我。在我 缘岁的时候,我就设想过我 猿园岁时候的形象,长头发,烫成波浪卷儿,穿红色的高跟皮鞋,扭扭摆摆地,长发一甩一甩,那样最美,当然最重要的是胸脯高高地隆起。很长时间,我对着镜子欣赏我的成熟,意念中的我,猿园岁的我,恨不得明天起来就变成这样,多好啊。

在我的印象中,我基本没有小伙伴,我认为他们都很丑,只有成年女人才是美的,有一阵,外婆给一个姓梅的阿姨介绍男朋友,于是梅阿姨常常来我们的小木楼,我喜欢靠在她的怀里,最柔软的地方,有股奶香味,让我迷醉,我想大概所有的女人都有这种气息,成年的气息。有次,梅阿姨在我们家哭,哭得很厉害,没有声音的哭泣,她的哭泣也让我羡慕,我想我是小孩,我怎么没这样哭过,这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我当时羡慕的就是无声哭泣的滋味,我没有体验过,我一点也不懂,我为这种无知感到焦急,于是我天天就盼望自己快点长大。

到了可以哭泣的年纪,我却很少流泪,没有人再那样哭了,非常认真专注,像记忆中的梅阿姨,哽咽着,泪水哗哗地流,手绢收留了她的泪,可以拧出水来。对泪水的匮乏,是我们普遍的疾病,没有泪水冲刷的情感,干燥的心灵,像石块一样的坚硬,常常是这样,我周围的朋友,他们也很少哭,恋人没有了,也不哭,哭泣被冷笑取代,然后宽慰自己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有那种乳香味,天然的气息被名牌香水取代。我不知道有谁能够让我哭一场,哭泣和睡眠,竟成了我的奢望。

我不伤心,我只有恐惧,在清晨,我盼望竟能带给我惊喜,梦一

般地降临在我的床前，我的盼望常常落空，在一个坏天气，我的等待，无限的等待，时间被等待拉长，直到断裂，直到绝望。也有惊喜的时候，这是童年就养成的嗜好，外婆突然开门回来了，喜出望外，像获得一件意外的礼物，心砰砰地跳。门铃突然响起，血液上涌，竟出现在铁门外，拉开门，两个人紧紧地粘在一起，联体婴儿，现实这把手术刀也无法将我们分开。一种破坏禁忌的痛快，在罪恶的核心地带，我们疯狂地缠绕。手指深深插入，他的发际，淡淡的香波味，挑动我的每一根神经。词语不能抵达的世界，天堂或者地狱。睡衣滑落了，轻轻地倒下，静静地绽放，整个事件神圣完美如一场宗教仪式，这是我们的默契。真舒服，男人在低吟，就这样，那么的好，你的潮湿，一个溺水者，沉入水的柔软之中，水草的中央，最柔软的地方，你，真的很好。我不是男人，我体会不到他说的好，只是惊喜，我被他填满，暂时的空虚，被他填满。他就在我的正上方，他在我的身体内，停留在那里，闭着眼睛，怎么了，在想什么，我问。仙女在我的周围，跳舞，他说，你呢，我……一片空白，突然，我厌烦起他的沉醉，就像我突然厌烦那些熟睡的沉寂的身体，我是局外人，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我只要拉开铁门的刹那惊喜，我说你下来吧。一侧身，他倒在了我的身旁，迷惑地望着我，有点无辜，让我想起绒布鱼，被海浪扔弃。你讨厌蟑螂吗，你家里也有蟑螂吧，一般什么时候出来活动，你老婆买什么牌子的杀虫剂……你在胡说什么，他更加地迷惑了，他的身体企图重新碾压过来，他还把我的手引向他那个地方，那里正剑拔弩张，蓄势待发，握住，它就是你的……它也是她的，有个女人，我们看不见，可她清晰地存在。偃旗息鼓了，他和它终于回到原位，他叹气，你没有说要嫁给我。

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目前的问题是一只蟑螂，说了你也不懂，还有手机，老出现三根杠，烦死我了，你的手机，诺基亚有三根杠

吗？没有，没有，你不是知道吗，我回答过无数次了，他好像有点生气。哎，我问你，认真的，如果我离婚，你会嫁给我吗？他翻过身来，抱住我，很用力地抱住我。我要换手机，换摩托罗拉新款，广告画上有只可爱的小狗，黄色的，它的叫声一定很清脆，我明天就去换，你陪我去吗，去海印电器城。我被更换手机，这个强烈的念头所占据，我说，不等明天了，我们现在就去。我已经从床上坐起来了，找我的内衣。一扭头，他正看着我，像打量一头怪物，我说，干嘛这样看我。过来，他重新把我揽在怀里，我再问一遍，如果我离婚，你会嫁给我吗？你说呢，我的指尖摸到了他的鼻梁，高挺，我喜欢的形状，从鼻梁往上，是饱满的额头，有我熟悉的弧度，再往上，是浅浅的直立的头发，你看，我这不是嫁给你了吗，刚才，以前，在清晨，我已经嫁过你无数次了。这样，不是很好，你有两个女人。他笑了，有不可觉察的诡异。

那是[illegible]年的后半夜，他也这样笑，在他的小房间，他还单身，他叫我别走，在非常凉爽的后半夜，可以听到邻居窗前，甜蜜的呼吸声。我穿的是白裙子，长长的，我站在阳台门的边上，月光透过来，那样的日子那样的氛围，适合相爱，可我说我必须走，还有人在等我，那时侯单纯就是一种固执，一种固执的愚蠢。他淡淡地笑，诡秘的，他为我点烟，手指在抖，这局部的颤抖突然把我拽入莫名的深渊，莫名的匮乏，心往下坠落，晕眩，我想应该就这样倒在他的怀里，什么是爱，什么是不爱，重要的不是辨别，是瞬间的直觉，直觉的旋风，在旋风中倒下。可我没倒下，那时侯的我太正经，火花一闪就熄灭了，青烟透明地扭动，深呼吸，房间里的音乐是邓丽君，真正的情歌，每代人都喜欢，邓丽君在唱《我只在乎你》，我流泪了，也许是烟熏的，那是我抽的第一支烟。如果，再等一等，再过 缘分钟，我们会真的相爱。可没有，我想我也许是在第三分钟来临的

时刻，我说，我该回去了，他送我到路边，为我拉开的士的车门，那天非常非常的凉爽，适合做爱的天气，可是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了。

他后来结婚，太太说，如果有感情的备份，我也是正版的，你把拷贝给别人，最好不要让我知道。我最终成了这个后来者的拷贝，在暗处的女人，隐形人，她有她的自由，阳光之外，阳光无力穿透的时光的云层，阴郁的暧昧的存在。让我伤感的不是正版副版的问题，而是时光的交错，有点滑稽，带着残忍。现在谁也无法扰乱我的宁静，除了那只神出鬼没的蟑螂。再也不听邓丽君了，不敢听，在清晨，最怕的就是那纯净绵软的声音，无法承受。打开音响，是英国的山羊皮乐队，疯子般地嚎叫，很痛快，声音的碎片，嗓子都喊破了，罪恶的声音，一群自虐狂，一群妖魔，来自那个盛行绅士风度的国家。孤傲，迷乱，没有音区的界限，蔑视所有具备音乐素质的耳朵，自取灭亡。这样的声音，给我无限的勇气，帮助我抵御来自清晨的恐惧，想死的冲动和黎明一道缓缓升起，有时侯，死比活更有力量。我想一定要消灭那只捉弄我的蟑螂，我的膝盖还有点疼。

竟在我的身后，给我的紧身牛仔裙拉上拉锁，拉到一半，停下来，一个快速的吻，凉凉的，在我的后腰，他是一个很解风情的男人，真的，他有没有妻子，我并不十分在意，在时间的顺序上，那个我未曾谋面的女人像一个人生问题的夹注，是命运的附带物。蟑螂和诺基亚联合起来，耗损了我的精力，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理解偷情、糜烂、堕落、人格、缺德、不忠、爱情、婚姻、激情、游戏、责任这些复杂的问题，从前想过，那时我特别的年轻，就像完成了一件别人强加给我的任务，想过了，完成了，就不必再去想，再去纠缠。

我说，我饿了，我们去吃黑椒牛排吧。饿了就该填饱你的胃，这才是可以把握的东西，其他，都难以预料。比如，我长大了，我没有按小时侯的设想，去把头发弄成波浪卷儿，我现在是碎发，还染

了淡淡的酒红色,我也没穿红色高跟皮鞋,我喜欢穿带跟的牛筋布鞋,这是我小时侯无法想像的,我的胸脯也没有高耸入云,它的高度和我的身材相称。再也看不到川戏了,在这座城市,他们都说粤语,电台的播音员也说粤语,我也说粤语,我已经入乡随俗,脱胎换骨了。任何戏剧都不看,电视上一出现舞长袖的花旦,我就赶紧换台,我的童年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真的无法预料,竟跑去和别的女人结婚,我和 [illegible] 年的男朋友分手,在 [illegible] 年的某个早晨,我和竟在床上,我没有高潮,蟑螂和诺基亚破坏了我的性欲。

现在,我和竟坐在地铁口的西餐厅吃黑椒牛排,这家的牛排做得很地道,很鲜嫩,刀叉稍微用力,就可以切成小块,我们正愉快地咀嚼。时间已接近中午,薄薄的沙丽窗帘,魂一样地,轻轻飘着。一个穿黑西装,打黑色领结的小帅哥,在吧台后面调鸡尾酒,红红绿绿,蓝蓝黄黄地放在了银色的托盘上,背景音乐是小提琴,扎白围裙的侍应生就在忧郁的琴声中浮动,偶尔有不锈钢餐具碰触瓷器发出的清脆的声音,竟望着我,我想这就是幸福了。

这一分钟的幸福感,被突然响起的手机打碎,竟的电话,太太打来的,今天是星期天,下午他得去探望岳父,每周一次,竟是一个好丈夫,所有丈夫的榜样,上次太太扭伤了脚,他每个晚上都在医院陪伴。吃完牛排了,竟送我到地铁,插入磁卡,铁闸转动,一只温暖的大手,在我的腰间轻轻一握,我居然兴奋起来,在告别的刹那,我扭头说,别去了。不行,他回答得十分坚定,好好照顾自己,他说,说得很深情。我进了铁闸,兴奋的感觉伴着电动滑梯缓缓下沉,我下意识地把手搭在扶手上,如果不这样,我可能会当场晕倒。站台上,有风,凉飕飕的,可腰间的余温尤在,那余温,大概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了,火车进站,广播里说,请站到安全线以外。

二沙岛上的车在颤抖

在我无聊的时候，总有朋友响应着我的无聊。红红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发呆。我在一家杂志社上班，是月刊，我一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月的稿子弄好，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我像一个退休老人一样的与世无争。前天翻杂志的时候，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一个奔跑着的人才是最安全的，而那个整天坐着的安静的人，才有随时摔倒的危险。比如红红，她买了一套复式楼，像养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孩，[illegible]年里的每个月必须拿出[illegible]元来喂养它。红红开一部桑塔那小超人，小超人也得养，每月[illegible]多，汽油费路桥费什么的，红红才[illegible]岁，她在电话里说最近右腿神经莫名其妙地疼，她去做了[illegible]切片检查，就是把整个身体分割成无数碎片，来一点一点地找毛病。看来像她这样整天奔跑的人，也不安全，大家都不安全，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就好过一些。

红红叫我去二沙岛的向日葵酒吧，我从来都是闲着，于是我给自己化了个淡妆，就打车过去了。

向日葵露天咖啡座，我走上台阶，一眼就发现了红红，她像一位伯爵夫人，流光溢彩地坐在那里，紫色眼影，紫色镶银边的丝质披肩，夜光中绽放的美人，她的右腿神经在莫名其妙地痛，她的[illegible]胶片正挂在医生的办公室。我说，那些停放在江边的小轿车，有的在发抖。红红大笑起来，还拖着浪荡的尾音，她反问我，你从没有在汽车里做过爱吗，干嘛大惊小怪的。我突然想起敏儿问过我类似的话，你在清晨做爱吗？看来现在做爱的对象已经不很重要，而关键的是时间和空间的选择，感谢上帝，大家还保持着对时空的感

受,在身体的感受逐渐丧失的时候。我告诉了红红这个观点,她点头,表示认可。可是,我指了指旁边的一对男女,看上去男人像女人的父亲,男人的头发像火灾后的森林,残留的部分已经是奄奄一息,可是,就比如他们,早晨或者在汽车里,对他们有用吗?我的眼睛带着我的疑问瞟了过去,有种眩目的光芒把我的视线挡了回来,再扭头,我看见了女人指间那颗巨大的钻戒,我突然觉得自己的问题很无聊。

向日葵吧的路边,停了一溜小汽车,我来的时候,那部枣红色的宝马车抖得很厉害。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江风吹来,凉飕飕的感觉,箭镞般穿过我的大脑神经,盯着幽灵附体的宝马车,一时恍惚起来。他们会死在里面吗,我问红红,前天我看报纸上面说,有对男女就这样死在里面,一氧化碳中毒,空调车是不能久呆的。红红把烟蒂拧灭在烟灰缸说,反正人都会死,这样死去不是很幸福吗?直接抵达极乐世界。我在想宝马车里的男人女人长得漂亮吗?在珠江流经广州市区的水域,冒出一座二沙岛,是造化安排的伊甸园,岛上有最昂贵的别墅,最高级的音乐厅,最先进的美术馆,最有钱的男人和最漂亮的女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安排。没有开发的地方长满了荒草,就在那些房子的背后。那些房子的主人,很少回来住,一幢一幢在黑暗中寂寞伫立,成了主人们生活中的一件临时的道具,临时的空气和水,临时的夜晚,从抖动的宝马车到冷清的别墅。

我喝了一口薄荷酒,浓重的绿色让我想起毒药,无味的毒药,像白开水一样的无味,我知道是过度地吸烟破坏了我的味觉,我的味觉正在腐烂,正如我的性欲也在腐烂,我还不到 [illegible]岁,可腐烂就向我逼近,还有我的房间也在和我一起腐烂,那只蟑螂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招手,叫侍者给我拿包沙龙烟。红红说,少

抽点,会长细皱纹的。我说正因为没有细皱纹,所以我才抽。

我要结婚了,红红像在自言自语,你也去结婚吧,不要抽烟了。不抽烟,去结婚,难道结婚可以替代抽烟吗?这是什么逻辑?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蛮横,据说结婚前的女人最需要的是密友的安慰,我就把话题转了说,结吧结吧,这个句式来自张艾嘉的一首歌,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很多女人都会唱这首歌,我也会唱,结束吧结束吧,混乱的局面总得收场。一个女人被孤独包围,如果没有过人的创造天赋来照应,孤独就是一种弱点,一种残缺,红红郑重其事地说出这句话,好像我在某本书上看过,对,我就是这样的残疾人,可是我们身边那么多人,结了婚,一样幽魂般,不准时回家,在外游荡。还有婚外情,偷偷摸摸地去约会,充满谎言,多可悲,可见结婚解决不了问题。

你看见那些小车了吗,在阴影里抖动,又龌龊,又美妙。身体和灵魂,谁都没有错,那么错在哪里呢,也许不该有这样的夜晚,不该有这座春情荡漾的小岛,以及没有人气的大房子。我又跑题了,透过玻璃罩杯里的烛光,我发现红红的脸被散乱的光点弄得凹凸不平,我为什么要对一个准新娘说这些,我应该说,祝福你,找到了归宿,这句空洞的陈词滥调。我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结婚,那只可恶的蟑螂破坏了我的生活,我一定要消灭它。红红听得一头雾水,她摆弄着滑到手臂上的披肩,说,走吧,明天我还要去挑家具。

回来的路上,的士车司机的收音机放的是[illegible]频道,情歌一首接一首,心一直往下沉,失重的感觉。中山路上的红绿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夏利车严重老化,有点失控,像醉鬼一样,跌跌撞撞。翻胃,薄荷酒的味道带着酸气涌了上来,脑袋嗡嗡地响,如爆炸前的警报。老朽的夏利车随时都有可能撞到前面那台雅阁车肥厚的屁股,或者说雅阁和夏利在调情,眼看就要碰上了,雅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